■许仙

### 文人的想象力

这件事我至今没搞明白,我就是想搞 个明白。

这儿有十七八座山,松松垮垮地聚在 一起,犹如貌合神离的一大家子。居中那 座山最高,就是船顶山,海拔九百余米。 顾名思义,船顶山形同船顶。错! 那是因 为山巅高举一条石船,从远处或其他山峰 上眺望,石船遨游云海之上,仿佛天外来 客。船顶山要我说,改叫"顶船山"或"山 顶船"更为确切。倘若巨型石船是天成 的,那倒也没什么,大自然鬼斧神工,天地 之间没有它玩不转的东西。但问题是人 为的。据清乾隆年间编撰的县志记载,明 天顺四年,县丞王占山为颂扬先人的丰功 伟业,下令百名石匠雕凿,历时年余,落成 之日举行纪念仪式,盛况空前。这是我能 找到的有记载的最早县志,有关船顶山的 由来,也就这么寥寥几句。至于先人到底 有何"丰功伟业",却不曾提及一字。

在这本老县志的文化版块,有关"船顶山",还有两条传说。一条是说船顶山下的花坞村,有位信善的富翁,某夜梦遇仙人。仙人告诉他,当地即将发生大灾难,并授予急救之法。富翁惊醒,百思不得其解,却心有悸动。但他转而一想,咱家不差钱,不可信其无。明儿个天亮,他就差人找来当地所有木匠,也就三四人;

■余毛毛

又招来不少帮工,催他们设计的设计,伐木的伐木,双管齐下。大家瞪出牛眼乌珠,盯住他不动,都以为富翁疯了! 在这偏僻山村,群山环绕,连条小河都没有,造船做什么,放在家里当摆设吗? 那也得有个摆处呀。富翁急得跳脚,时间紧迫,他立马把工钱翻了一番,众人乐坏了,有钱人就是任性,咱还是赚钱要紧。

附近村庄的人,听说了这桩奇事,纷 纷赶来探个究竟,发现是真的。消息一传 十,十传百,方圆五十里,谁不来花坞村目 睹一二就算落伍了。曾几何时,富翁成了 长舌婆,不厌其烦地告诉来人,八月初八 日,他将大船拉上最高那座山的山顶。那 时候山都无名,只能以高矮而论。这个消 息就更奇葩了。谁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当 笑话听的。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想,富 翁大概钱多闹得慌,都脑子进水了。半个 月时限,大船如期完工。第二天初八日, 蒙天亮就有赶来花坞村看热闹的,大亮时 早就人山人海;出发前,富翁撒钱如撒豆, 但凡捡钱之人,必须上山帮忙。那个折腾 呀,众人轮番上阵,天黑时分,终于将大船 拉上山顶。所有人都累瘫了,个个倒地如 僵尸。也就是这个时候,狂风骤雨倏然而 至。天哪!这是老天塌了一角吗?整整 一周大雨倾盆,等到雨过天晴,大家下得

山来,山下哪里还有村庄呀,只有汪洋一

另一条是说,山里突然瘟疫蔓延,眼看就传到花坞村了,有位富翁雇了全村人,搬运货物,扎居山顶,以打造大船为名,将村人留在山顶三个月,瘟疫过后,方才回村。

这两条传说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在我看来,前条富翁既知灾难将至,何必大费周章造船,太过噱头,直接劝人上山便是;后条更站不住脚,在山上造什么不好,非得造没任何用的船?再说疫情期间,整个村庄要是被人洗劫一空,保了命也同样活不下去。防疫未必要上山,在村里同样可以,比如封村。另外,两条传说开篇都是"很久以前",到底久到什么时候,无法考证。如果清楚确切年代,查阅史料便可知当年是否发生过灾难或瘟疫,来印证传说的真伪。像这样的传说,出现在后世,完全可以编个中国式的"诺亚方舟",甚至外星人到访地球的故事。

最近20余年,我三上船顶山。第一次是船顶山旅游开发前期,应邀为游览线路上的十八处景点命名,以怪石形态和风景特色,取个引人注目的名字,再编上离奇的故事。我们在船顶山村也就是原先的花坞村呆了半个月。在这次活动中,我

结识了擅长编故事的老作家半文,他七老八十了,依旧十分健谈,满腹故事,事后被聘为旅游公司的顾问。景区有了故事,就有了文化底蕴,我自嘲作孽。第二次是县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重上船顶山,好吃好喝,事后写篇软文见报,算是为该县的旅游事业助力。第三次是最近,旅游公司举办首届全国征文大赛,我是评委,同时也是征文汇编的《船顶山奇迹》和现有故事汇编的《船顶山传奇》两本书的主编。老作家半文已经作古,要不然,主编理应由他担当。在传奇一书中,就有七八个故事出于他的手笔。

在审编过程中,我跑了不少地方,像 县档案馆、县图书馆和县文化馆等等,寻 找有关船顶山的历史资料。这两本书作 为旅游公司乃至县里的文化铸魂项目,我 想对船顶山的由来,在序言中有真实可 信、有理有据的阐述,以正视听。但是,如 上面所述,奇迹是人创造的,但这个"创 造"就怕来自文人的想象力。目前,我看 到一则消息,说印第安人曾经拖着36吨 多的巨船在陆地上行走,并越过大山。这 个事实令人震撼,也让我看到一线奇迹的 光芒,在此恳请知情人士提供佐证。 ■王安林

## 在石塘寻找大奏鼓

"他来了。"民宿老板对着游泳池方向说。那个方向是大海。民宿建在山腰,而游泳池建在屋顶。我们半躺在泳池边上的白色躺椅上,同样是屋顶,从游泳池碧蓝的水面望出去,就是大海。实际上这中间隔着陡峭的山坡。山坡上散落着无数的民居。我想象着这些民居屋脊上压着的那些彩色条石——许多年前,中央电视台就此拍摄了一部《东方巴黎圣母院》的专题片。

"他来了。"民宿老板又说了一句,"进去吧。"他带头从躺椅上起来 走进玻璃房。我们刚刚还在聊下面 那个金沙滩。我说这上面本来有一 条被人遗弃了的渔船。他说他记不 得了。

我跟在他后面。我们坐在玻璃 房里面的沙发上。服务员为我们泡 上了两杯茶。外面的景致还是老样 子,极目出去,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矗 立在斜对面山崖后面的曙光纪念碑 ——是为人类进入新世纪而立的, 那可是经过世界权威认证的第一缕 曙光。有阳光,但此刻都快中午了, 再说,新世纪过去都20多年了。这 时,我的手机响了。"我马上到你那 了,中午吃个饭。"这是一个30多年 没见面的朋友,然而电话里面的语 气好像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我说我 在石塘。他在电话里面笑起来:"我 也会到石塘的。你等着。"放下手 机,我看到玻璃外面似乎挂了一层

来电话的朋友是温岭石塘当地人,当过文化馆馆长。30多年前,省里的一家文学刊物在石塘开笔会。当时海上走私非常厉害,那些渔民的渔船上经常会夹带着走私物品,里面有男人的西装、女人的内衣,有手表录音机也有唱片磁带以及色情扑克。那个晚上,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缠上了他。他带着我们在岛上的盘山路上四处游荡,我们去了码头、小卖部、修理店。他鬼鬼祟祟地与那些当地人说着当地话,像一个黑帮老大。那个晚上我们一无所获。第二天早上,当太阳出来

的时候,我们都像是做了个梦。白 天,我们重新沿着那条路竟然找到 了一个不大的沙滩。那个沙滩上确 实趴着一条被人遗弃了的渔船。渔 船前面散落着一些老妇人。这些老 妇人穿着怪异的服饰,脸上涂着夸 张的脂粉,手上还拿着各种古老的 乐器。他们嘴中念念有词,手上的 乐器发出各种声音,但节奏一致。 海浪退在不远处那只被遗弃的渔船 后面"哗哗"地翻卷着,那是一种背 景音乐。他们几乎是与海浪一起随 着节奏舞动着,全然没将我们当成 观众。他们光着脚仰头向天,完全 沉浸在自己的一种冥思异想中。我 记得自己曾经特别关注到舞者的光 脚板,这光脚板太大了。我质疑这 些光脚板主人的性别。"男的,全是 男的。"他告诉我们。原来,他是以 当地文化馆馆长的身份组织了一场 观摩,让我们欣赏到了当地几近绝 迹的渔区民俗舞蹈《大奏鼓》。那 天,我们就舞者的性别、服饰、妆容 以及手持的乐器,漫无边际地寻找 他们的来处,然而始终不得要领。

"你是说大奏鼓?过年时看到了,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跳着统一的舞蹈,领头的还穿着陕西汉子的服装,光着膀子……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你说的那些只是印在了书本上,有人还做成木偶布娃娃在景点出售。"民宿老板端起茶杯,"那些东西似乎已经定型了。"他喝了一口茶,眼睛看向远处的曙光碑,"你看,他来了。"我循着他的话语雾遮掩,大海、港口、曙光碑、金沙滩和看不见了,连外面屋顶的游泳池也在躺椅,像两条白色的飞毯漂浮在雾海中

"太美了!"我惊叫起来。刚刚的回忆在瞬间消失,但又在瞬间被连接上。"确实很美。"民宿老板说,"只是美好的东西总是难以保留。"我看着被遮掩在浓雾里面的一切,心想,他难道说的是我记忆中的大奏鼓?

# 

鸣叫,不是因为爱情而歌唱,就是因为宣示领地主权而发出威吓声,天空中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如果你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比如说在我的家里——它面临伟大的长江,在长江下游离入海口630公里处,离江面的直线距离只有100来米;又在城乡结合地带,江滩上全是荒草和树林,有水、有虫子、有草籽……总之食物和环境都能满足不少鸟儿;我的房子又在高高的30层大楼的顶端,那么你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切。当然,你不可能长期住在我家里,我家太小,你来做几个小时的客也听不到什么,所以这五月的鸟鸣,只有我来说。

首先是斑鸠,它是叫起来声势最为 浩大的鸟儿。斑鸠的生命力最为顽强, 它一年四季都能繁衍生命。但在五月 里,它们最为躁动,早上5点来钟,躺在 床上,就能听到它们滚滚如春雷的声音 从远方向你奔来,那真是一支势不可挡 的鸟鸣军队。再就是布谷鸟,它在每年 4月28日至5月2日之间到江滩,这是 我5年来记录它们初鸣得来的结论。 它是叫声最为坚定的鸟儿,一天24小 时,它几乎要叫20个小时,"布谷布谷 一布谷布谷",斩钉截铁的八声,毫不拖 泥带水。多情的人类以为它是来催人 劳动的,其实它是在召唤配偶和威吓对 手,它有它生活的逻辑和理由。叫声最 为凄凉的鸟儿是噪鹃,它的声音悠长、 尖细、凄凉,总是让我想起祥林嫂,向人 们诉说着她失去孩子的哀伤和不幸,听 多了,我都不爱听了。叫声最为莫名其 妙的是喜鹊,它常到我家的露台来,"嘎 嘎"叫几声就飞走,它的声音不拐弯不 起伏,你很难揣摩出它叫声的意义,感 觉它就是为叫而叫,就是为了刷身为鸟 类的存在感,或是故作深沉。叫声最为 焦灼的是灰头麦鸡,它总是边飞边叫, 有时一只,有时两只,有时好几只。它 的叫声非常让人着急,不明白它们为何 那么烦躁不安,让人也心急火燎的。叫 声最为温柔的是燕子了,它们四月就来 了,到五月的时候,它们成群结队飞舞 在我家露台的天空。天气好的时候,我 坐在露台上喝茶,聆听它们从天空撒下 的温柔而细软的呢喃,心中充满着甜 蜜。叫声最为安慰人的是白鹡鸰,它那 么小,整个身长都没我的巴掌长,居然 也能飞到我家高高的露台来。它的叫 声听起来就像是"别急别急……"。每 次听到它的叫声,我都在心里说:"好 的,不急!"是啊,有什么可着急的呢?

以上这些鸟类都是能轻易辨听的, 因为它们的声音都很单一。那些叫声 繁复的鸟儿:八哥,乌鸫,鹊鸲,北红尾 鸲,山雀,伯劳,椋鸟,白头翁,黑脸噪 鹛,林莺……它们我都见过,都能叫出 多变的声音,每种都有几十支曲子,单 是听声音你是不能确定它是什么鸟的, 你必须到树林、到草滩、到村庄、到公 园、到江边……总之要到户外,耐心守 候并运气好,这样你才能看到它们,才 能确定它们是哪位歌手。它们其实才 是五月鸟鸣的主流和灵魂。它们从春 天开始陆续鸣叫 最终在五月这个威大 的舞台上集体高歌,不做它们的听众和 观众,才最是可惜。五月之后,它们开 始沉寂,而我们开始怀念五月并期盼另 一个五月。有五月,有鸟儿,生活才总 会有期待,心灵才总会不寂寞。



■任泽建

■吕云祥

### 乡思如碧草

阳台上的麦子,快要成熟了。麦粒一天天饱满,剥开,还是早年的样子:乳白,尝尝还有淡淡的清香。这算什么?把麦子种下来,把一种乡情乡思留下吗?"偶尔梦中成故事。"梦不可靠,但眼前的景才是实实在在的。

此刻,北方大片的麦子刚刚出穗。 望不到边的麦田在等待春雨浇灌,等待 阳光洒布,等待乡亲汗水的伺候。

断断续续,我在阳台种麦子,已经 有十多年。这当然得益于我有一个大 大的阳台。以前的住宅,顶楼是阳台, 光照好、通风,而且不会受什么打扰。 邻居家种了各种瓜果,也有丰硕的收获。我种得多而杂,比如:麦子、韭菜、南瓜、向日葵、山药、萝卜、何首乌等。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栽种的充实,并一点点体会所有的付出和所有的回报。

栽种让我充实,让我静下心来,更让 我不敢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乡思如碧草, 一夜雨中生。每当看着自己打理的各色 花草,碧绿葱郁,繁花似锦,心里无端的欣喜。感觉离故乡离亲人又近了些。

几年前,再次乔迁,拥有了一个更

大更方正的阳台。花花草草自不必说, 但种些粮食菜蔬还是我最感兴趣的。

去冬的豌豆,不经意间也开花,花如蝶,色翠美,嫩嫩的豆被鸟儿争食。茶树又是另一番景象,早春萌芽,煞是可爱,叶片绿得淡黄,娇小怯怯。摘一片含在嘴里,品着山野之味,虽然没有东坡先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的意境,但生出"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的趣味。

这个春季,又开始大规模栽种,西红柿、茄子、白瓜、南瓜、番薯等,我还网

购了来自山东的黄瓜苗,来自广西的香蕉苗,仔细种下,期待不久就可以赏花品果。江南多雨,对于植物亦喜亦忧。 好在阳台上最富裕的是阳光、微风,还有不知名的鸟儿,从早到晚,上下雀跃。

我爱它们,从不担心收成。如同梭罗喜欢他种下的豆子,露水和雨是他的助手。栽种并不是为了果腹,也不是为了生存实验,更没有上升到哲学体验的意思,但点点滴滴都化为对过去生活的依恋。过去未必美好,只是人的一种通病吧。

■董改正

#### 眠空

我问安民兄静坐的法门。 他呲牙笑道:坐就是了。

坐下时,万千心思纷至沓来,万千 声音响彻,有如万马奔腾,比睁眼时还 要喧嚣,哪里称得上"静"? 我问。

任它来,就像白石任凭水流过,就像山岗任凭月照亮,就像旷野任凭风刮过。水过之后,石头更圆润;月亮过后,山岗更静美;风刮过后,旷野更辽阔。不要试图阻止,你能阻住风吗?你砌了墙,风会一直赖在屋外,不断敲你的窗,扑你的门,怒你的心,不如索性睡在星光下的旷野,让它们自由来,自由去。安民答。

眼一闭上,有限立即成为无限,时 空的禁锢被黑暗消解,人如鸡子,悬浮 于无垠的宇宙时空中。许多事,过去 的,现在的,未来的;许多情,有恩的,有 隙的,已尽的,未完的;许多人,古代的, 当代的,见过的,未见的;许多想法,可 行的,玄空的,可笑的,肃穆的,都一一 来到心里,仿佛大风里的萤火虫,闪闪 烁烁,明明灭灭。都带着声音,那声音 是极喧嚣的,因为它们在心里;那声音 又是极寂静的,因为它们在心里。它们 纷纷扬扬,它们喧喧嚷嚷,它们争先恐 后,此刻我的心,仿佛成了宇宙中唯一 的光源,而它们则是逐光的万千飞虫。 心乱至极,烦躁至极,眼一睁开,万千幻 象瞬间寂灭,心也似乎平复下来——然 而,它们果真就寂灭了吗?没有。

它们是虚幻的吗?当然是。它们无形无质,随心念起,随心念灭,不可触摸,不能直播,不能显象,它们是真真切切的"空"。它们仅仅是虚幻吗?当然不是。身体是意念的植株,纵使意念来

自外太空,来自虚无,来自无何有之乡,它们栖居其上,就必定带着这株植物的气息,带着这株植物对世界特有的感知。这些虚幻,都与它们栖居的身体有关,都提炼自身体的感知,身体的爱恨情仇,身体的愚痴慧省。它们都曾经有温度,有泪水,有欢愉,有感动,有活泼泼的喜怒哀乐。它们看似远去,其实都在虚空中,在"心"上,它们是真真切切的"有",真真切切的"色"。它们不会因为置之不理而消失,却会因为置之不理而消失,却会因为置之不理而消失,却会因为置之不理而消失,却会因为置之不理而消失,却会因为置之不理而消失,却会因为置之不理而错过。

静坐,或静卧,不排斥一切虚空里的喧嚣,不埋没那些珍贵的虚空。他来由他来,清风拂山冈。他往任他往,明月照大江。它们来了去了,似乎什么都没留下,而天空更净洁,而大地更简肃,而溪流更水落石出。它们都是微凉的火,温暖曾经的寒冷,降温现在的炎热,燃烧仇恨,点燃遗憾的信笺。它们是太上老君炉中的三昧真火,慢慢修炼我们的心,让空不再是空,让色不再是色,让一切过去的都过去,让一切过去的都在一一只是趋向安宁,趋向春芽萌蘖时,那美好的生长之声;趋向秋叶慢落时,那静美的飘摇。

庆山如此解释她的作品《眠空》: "是某种生发、循环、分解、消释。这些文字对我而言,如同把一枚铁钉敲人岩石,缓慢、坚定、持续、深入;也如同把一封书信投入大海,随手撒落,没有目的。它们是内心的一种知觉和清理。"深获我心。

在喧嚣中睡去,在睡去中以喧嚣为薪,燃空,生成,每一刻都有崭新的自己。

前不久,去河南开封市考察。古时,开封府号称"天下第一府",因为许多朝代都建都于此,故此开封也称京都。但现在的"开封府",只不过是开封市里象征古代清官"执法如山"的一个名胜古迹罢了。

国人对开封府最熟悉不过了一历史学家说,开封,历史悠久。这座隔着省城郑州、与牡丹之城洛阳遥相呼应的城市,在古代称谓很多,大梁、汴梁、东京、汴京等等曾经都是其名其号,自建城至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及金等七个王朝曾先

后在开封建都,故称"七朝古都"。 经济社会学家说,开封,自古繁华。诗曰:"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他们就是这样盛赞"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物华天宝之地的。我们翻阅宋朝历史,也会感受到作为全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心的开封,其"人口逾百万,货物集南北"的盛况,是那样的繁花似锦。

当然,文人墨客们更会说,开封,文化灿烂。别的不说,光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国宝级文物《清明上河图》,就足见开封中原文化的至高地位了。这幅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由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就是这座古城在北宋时期作为国都的繁华盛景。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构成要素之一,总是反映物质生活,在这幅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长卷风俗画中,画家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

生动地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开封街上,此画的复制品比比皆是,有心人若去细数画中人、物,就会发现,在5米多长的画卷里,有各色人等550多个;牛、马、骡、驴等牲畜60余匹;车、轿20多辆;大小船只20多艘;而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然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开封的了解,乃是源于执法如山的"包青天"包拯。"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这句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词,多少人耳熟能详;"开封府有人将你告,你先打官司后上朝",京剧《铡美案》中的这句唱词,令多少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一代廉吏、北宋清官、百姓青天,就是这样以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的形象,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一代又一代老百姓的崇敬。

我也是带着对包公的无限崇敬之心,来到开封府的。

从碧波荡漾的包公湖东面徐徐行来,北侧之处,威严的开封府迎面而立,跃然入目。那碧水盈门、白云飞渡、亭台轩榭、雕梁画栋的建筑,给人一派庄重、古朴、典雅的感觉。进入开封府,脑海早就翻江倒海了,这是包青天执法如山审理案件之地吗?这是让老百姓鸣冤叫屈、有冤可诉,令奸贼恶霸心惊胆丧、魂飞魄散之所吗?开封府院内并排摆放的三架铡刀,就是当年包青

天"怒铡陈世美""挥泪铡包勉"的正义

化身吗?

开封府里的沉思

举目望去,威严凛然的包公塑像下,游客纷纷扮作包大人,拍照留影,大概是想过一过"清官瘾"吧。与我同来的一位村支部书记、一位村委会主任,在大家的撺掇下也换穿了包大人的官袍,戴上了包大人的乌纱帽,让人拍起照来。他俩是先进村里的领头雁、带路人,借用古代的说法,是最基层的"父母官",而今头戴乌纱,身着官袍,一派"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形象!

看着一个个"克隆"包拯,我的思绪 沉重起来了。游人喜扮包青天,说明对 忠臣清官,心向往之。假如,旅游路上 有严嵩、秦桧等奸臣贪官的"卖点",又 有哪个游客会去扮演他们呢! 不过,君 知否,北宋为什么会出包青天,而从历 史上看,北宋为什么奸臣最少,忠臣清 官最多,这与那时的吏治制度良好大有 关系。你看,在开封府大殿的墙壁上刻 有大宋真宗皇帝对文武百官的七条 "戒谕":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 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 庶事自正。 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 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 必专尚威猛。四曰责实:谓专求 实效,勿竞虚荣。五曰明察:谓勤查 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 曰劝课:谓劝谕下民,勤于孝悌之 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 谓求民疾苦而釐革之。 七条"戒谕",即可管见

宋朝良好的吏治之

这与当今要求党员干部"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服务群众",是何其相似。然而,几年前的某日,这里竟曾发生过"五农妇开封府递状'包公'申冤"的真实一幕,令人产生"今夕是何年"的感觉。农妇们的状纸,宋朝的包青天自然

农妇们的状纸,宋朝的包青天目然是无法接收了;有关部门的公仆不知有否接收,至今有否审理,不得而知。我踏着碎步,徘徊在庭院深深的开封府时光里,时而低头沉思,时而仰天遐想,时而浮想联翩,时而触绪成章。千言万语化一愿,神州处处有青天!

